

继《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出圣殿的周恩来》后著名作家**权延赤**最新纪实巨献

邓小平与“康华”

中国康华发展公司兴亡实录



权延赤 著

中国●20世纪大事传真系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20 世纪大事传真系列

邓朴方与“康华”

权延赤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刘存沛 张 维

封面设计:忆鸿图书工作室

邓朴方与“康华”

权延赤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电脑照排:广州科新电脑技术服务中心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5 字数:140 千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7—222—01430—6/I·350 定价:6.80 元

目 录

引 言 邓朴方“欣慰的回顾” … [1]

第 1 章 朴方在老同学面前 …… [4]

1983 年 10 月,在傅秋涛将军的寓所里,邓朴方与老同学们又聚会了:张淮江、傅阳、俞敏生、王晓光、刘基辅、郑非迟……他们爸爸的“官”确实都不小。

第 2 章 朴方要弄个公司 ……… [30]

邓小平三起三落,终于站起来领导人民实现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朴方几次被命运抛向死地绝地,却终于又踏出一条

活路找回新的自我。在傅阳家里的聚餐之后，朴方决定要设法为基金会赚钱，他很有魄力地下决心：只要不为私人谋利益，干！

第3章 干脆就叫“康华”…… [62]

按照贸管司司长戴杰拉出的程序，林延和王晓光开始申办康华公司的过程；朴方决定公司名称；公司开始时的资金到底有多少？在从国务院借来的小小四合院里……“康华”的第一笔生意赚了多少钱？

第4章 董事长邓朴方…… [87]

要了解或理解“康华”，你得先了解或理解邓朴方。中国有5千万残疾人，有人称之为“最大的少数民族”，作为残疾人基金会会长的邓朴方，众望所归地成为他们的代表；然而，作为“康华”的董事长，他到底如何对待“情”字关呢？邓朴方有钱吗？邓朴方在工作中是怎样的呢？

第5章 发不发,看“康华”…… [134]

“基金会”里高干子弟多,所以社会上不怀好意的人竟讥之为“贵族会”。作者采访了邓朴方手下的干将之一、非高干子弟的方鹿。进“基金会”的人真是百分之百“靠关系介绍”的吗?“康华”的业务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最后,万众瞩目的“大康华”去向如何呢?

第6章 轰轰烈烈“大康华”… [164]

为了成立“大康华”,邓朴方几次找赵紫阳谈想法。国务院批准成立大公司,康华、康辉、康运几家公司负责人在西山开了三天会;早有准备的邓朴方马上派出5员大将组成“大康华”筹备小组。为了便于今后在北京开展工作,朴方决定邀请原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出任“老总”。“大康华”下了“几十个鸡娃子”,“大康华”在成就的极峰上闪烁……

第7章 “康华”从极峰上坠落… [187]

1989年9月,在“惩治官倒”的声浪中,

营运不足半年的“大康华”首当其冲，陷入绝境。撤销“康华”后，邓朴方虽受到委屈，但他的朋友们却认为应该撤，不撤就和邓家扯不清关系。然而，早在86年初，朴方就退出“康华”，那么朴方与“康华”扯不断的连系在于什么呢？“康华”到底是否官倒？几十个“鸡娃子”带来了什么问题？唐克提出八字方针，可他的信心能变成现实吗？

第8章 “康华”的结局 ……… [211]

“康华”到底查出了多少问题？这里有三件典型事件，即腐败三案例：“劳务案”、“走私汽车案”、“偷税、贪污案”。“康华”解散后，“康华”人的三种出路，其中一条是，索性干个体，理直气壮地发了大财……

引言 邓朴方“欣慰的回顾”

“康华”曾经著名于海内外。

“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光大集团”、“中国工商开发总公司”和“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并称中国的五大公司。其中，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尤为著名。因为“康华”与邓朴方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而邓朴方是邓小平的长子。

“康华”一度如此之多：北到哈尔滨，南到广州、深圳，处处有“康华”；上海 7 家、武汉 4 家、广州 7 家、南京 5 家、一个江苏省就有 35 家“康华”……

1988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宣布对“流通领域”的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和审计，中国的五大公司被同时曝光。在惩治“官倒”的一片呼声里，“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首当其冲，陷入绝境。各种社会流言和谣传始而沸沸扬扬，继而弥天盖地，甚至肆虐无情。当冬天降临时，几位老同学看望邓朴方，说：“简直越传越神了，有人还说你天天晚上跳

舞呢。”

靠着“钢筋铁骨”和一颗火辣辣的心才将那具支离破碎的躯体坐入轮椅中的邓朴方，淡淡一笑，淡淡一声：“我要能跳舞就好了。”

流言多是人云亦云，其中不乏“忧国忧民”的慷慨之士。但也不能否认，确有人造舆论于“康华”是为了影射邓朴方，甚至意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便看出了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他请使馆一秘向中国有关领导捎口信：我们对有关“康华”的舆论感到忧虑不安。中国历史上向来有影射的做法，像当年的“批林批孔”，实际上是在批周恩来总理。那么这一次呢？

整顿审计，有关部门把“康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查了好几遍。其间，多少人翘首以待结果，却始终没有等来什么“爆炸”、“震惊”、“大快人心”之类消息。

然而，“康华”还是被撤销。

五年过去了。到社会上走一圈，聊一聊，你会发现，“康华事件”在群众心中掀起的波澜远远没有平息，并且泛出阵阵疑云：“康华”到底是怎么回事？与邓朴方到底有什么关系？……

也许我又接触了什么敏感问题，但我决不是为了“爆炸”和“震惊”，我只想用自己了解到的一些

事情，说说那令我心灵为之震颤的“康华”一段情。

我想，这段情也许可以从邓朴方“欣慰的回顾”开始吧？

作为残疾人，我已经度过了整整二十个春秋。是生活的实践使我深知什么是康复。七十年代初，我得知骨科专家陈景云教授曾经先后三次上书，要求建立康复医院。但在那样的年代里，这一建议是不可能被接受的。1980年，我接受加拿大阿姆斯特朗教授的治疗。手术后，教授要求我留在渥太华进行一段康复，这个建议无疑是正确的。但想到生活在祖国的几千万残疾人同样需要康复，我决心尽快回到自己的祖国，建立我们自己的康复中心。

回到国内，首先和我的朋友王鲁光讨论这件事情，彼此的心愿是共同的。于是我们开始着手谋划建立中国的康复中心。自此，我开始成为一名残疾人工作者……

如果说“康华”最终失败了，那也是前进路上一次悲壮的尝试和失败。

第1章 朴方在老同学面前

1983年10月，在傅秋涛将军的寓所里，邓朴方与老同学们又聚会了：张淮江、傅阳、俞敏生、王晓光、刘基辅、郑非迟……他们爸爸的“官”确实都不小。

中国的老百姓几乎没人不知道这个名字——邓朴方。不仅因为他是小平同志的长子，被不少人称为“中国第一公子”，更由于他所经历的令人沉痛的大苦大难和他所表现的令人鼓舞的顽强拼搏精神以及他所为之奋斗的属于我们民族也属于全人类的事业。

他的同学同事都说：他本来可以做更多的事、更大的事，他具备那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所应具备的许多优秀品质。可惜，他残废了，严重残废……

他的肢体摔得七零八碎，骨头和神经都一段段地折断，几乎只剩下一个健康的大脑。当他在那场旷古未有的杀戮中从北大物理大楼一扇楼窗踊身跃下时，当他被北大校医院、北医三院等等救死扶伤

的“圣地”拒之门外时，当他被几个小伙子扔进清河救济院那秽气冲天的四号房，一动不动地忍受着40度高烧折磨的时候，当他……唉，多少善良的人伤心地叹息：“他不行了。”特别是1979年，他的第十一胸椎处再度骨折，从此两年多的时间朋友们失去他的音讯，便有人湿润着双眼垂下头：“这次他真不行了……”

然而，就在1983年，他又出现在老同学老朋友面前，真正脱胎换骨了一般。当大家得知他是靠了两根30厘米长的金属棒，八只钢爪以及许多钢板和螺丝钉才重新坐入轮椅同大家见面时，所有人都面对这位钢筋铁骨的男人肃然了，起敬了，振奋了。大家共同的心声是：行，朴方真行！

邓朴方真行。命运一次又一次将他抛入绝地死地，他却一次又一次从绝地死地踏一条活路找回自我。

他成了一名属于全人类的残疾人工作者。

中国有546百万残疾人，就人数来讲相当于英、法、德一类大国。在邓朴方之前，中国的残疾人有什么组织？你问1万个人，可能没一个人能回答，也可能有一个人猜测：盲聋哑协会？但是现在，可能没有谁不知道“残疾人基金会”。

邓朴方和他创建的残疾人基金会为残疾人做了多少工作？一位朋友诙谐地对我说：“你能数清邓朴

方那满头黑发吗？你数不清，那么我也数不清他做了多少工作。其中几项‘大工程’，人生能完成任何一件，也不枉活一世。比如，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康复中心’；比如，他多方奔走呼吁，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残疾人获得上大学的权力；比如，他奔走呼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在人大常委会上通过了中国第一部‘残疾人保障法’，从而树起一面‘人权’旗帜，将我国对残疾人的重视和保护反映到世界上……”

有人说：是呀，这些事情只有邓朴方才能做了，他的身份摆在那儿。

这话不无道理。但是，特殊的身份可以用来为民谋利，也可以用来为己谋方便，这就是高尚与微贱的区别。何况，仅仅为了活下去也需要付出超过常人几倍十几倍努力的邓朴方，再想完成他为之奋斗的残疾人事业，这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意志和作出怎样的牺牲才可能实现？

不过，“康复中心”也罢，“残疾人保障法”也罢，都不是本文所要写的内容。我们还是回到那个主题——康华。

1983年，邓朴方曾对一位老同学说：“我成立基金会是为残疾人做事。怎么个做法？机构、职能怎么定？想不清楚，想找些人来聊聊，请大家帮帮忙……”

于是，便引出来一顿饭，引出来一些人……并最终引出了那个“康华”。

都是老同学

1983年10月底的一天，好季节里的一个好日子。北京城是那么透明：新崛起的一幢幢高楼大厦和古老的红墙金瓦以及灰色的四合院建筑，都以不常见的清晰将最细致的轮廓展露出来。北京城又是那么多彩：草木五色，花绽七彩；流动于大街小巷的人潮，裙纱缤纷，一扫五年前郁郁的蓝黑和单调的国防绿，闪烁地连成一片，宛然五光十色的海洋。

这样的日子叫人心跳，按捺不住地生出欲望，想搞些活动。比如北池子那里一座四合小院，有人早早就开始忙碌。

这座四合院从外表看，灰墙红门，古老迟暮。但是，知情人都明白：凡院门旁设有车库门的小院，都是住着中国的杰出人物。这个小院是老将军傅秋涛的居所。

早在1925年，傅秋涛便参加工人纠察队，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他参加了著名的平江农民暴动，担任过湘鄂赣省委书记兼湘鄂赣军区政治委员等重要职务。红军反围剿失败后，他坚持了南方三军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

任过 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解放战争中曾任鲁中南军区司令员等要职。他虽是湖南平江县人，却不像南方青年那么柔秀，而是带着一种山东大汉的苍劲；他生得魁梧；方面阔腮，肌厚肉重；一双眼睛很有神，目光里漾着坚毅、凌厉、果决的光辉。建国后，他曾任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不幸的是，两年前傅将军已经去世，留下老伴和子女仍住在这所四合院中。共产党的干部，无论功劳多大，职务多高，身后留不下任何财产。比如这所院子，由于老将军的夫人还在，所以能暂时居住，夫人不在世时，单位就要收回。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四合院分前后两个小院，前院住着傅秋涛将军和他的夫人；将军去世后，夫人仍住在前院。

后院住着傅将军的女儿傅阳和她的丈夫张淮江，都已步入中年，有了自己独立的生活。从一早忙碌到现在的就是这小两口。厨房里人影晃动，不时传出锅碗盆碟的碰击声，间或还能听到一声招呼：“傅阳，这些菜都是洗净了的，放案板上了。”

傅阳是位出色的翻译，年近 40，年轻时那苗条的身材已为一种成熟的丰满所替代；但她个子高，有一米七，所以丝毫不显臃肿，反而焕发出一种少妇的美。大概是受家庭的熏陶吧？她即便是手脚麻利

地下厨干活，身上仍然弥漫着那种宁静、柔和、从容的神情。一边收拾鱼，一边问丈夫：“东西够不够啊？”

丈夫张淮江正在起劲地剁鸡块，腰间系了一块油渍斑斑的围裙。他比妻子高出 5 公分，但比妻子清瘦文弱。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东炼”胜利厂工作，现在是石油部办公厅副主任。他也是将门之后，父亲曾是黄埔军校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是师职干部，建国后曾任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由于父母不在北京，张淮江便住进老丈人家。毕竟北京的住房紧，在 1983 年，像他这样的一般干部还难得分到合心的住房。

“够了，足够了。”张淮江一边收起剁好的鸡块，一边打量已经准备好的几碟凉菜。“家里吃饭，又不要摆什么谱。”他的目光最后落到那瓶茅台酒上，笑着说：“菜无所谓，酒好就行。胖子爱喝茅台，但愿这瓶不是假的。”

“听说茅台 20 瓶里只有一瓶是真的，万寿路甲 15 号都喝出了假酒。”

“但原那瓶真的就是我们这一瓶，不然对不起胖子。”

张淮江说的“胖子”就是他的老同学邓朴方。邓朴方乳名“胖子”，当年八一小学的老同学都昵称他“胖子”。

“万事俱备，只欠一炒。”张淮江开始洗手，一边对夫人说：“这边交给你了啊，我估计晓光他们该来了。”

“这么早？”

“胖子上下车不方便，他们要早点来，等着抬胖子。”

“唉，胖子……真惨。”毕竟女人易动感情，傅阳轻叹一声，脸上呈出郁郁的悲戚，并且伤心地反映在她那双湿漉漉的眼睛上。

“我可提醒你，这么多老同学还没谁见过胖子掉一滴泪。他办起个残疾人基金会，进行曲刚唱起来，你别给大家破坏气氛。”

傅阳瞟一眼丈夫，那意思：我不懂吗？还要你说！

确实，老同学谁也没见过大苦大难的邓朴方为自己掉眼泪。

摆好餐桌餐具，张淮江听到屋外热闹而熟悉的喧哗声。刘基辅、王晓光、林延、严安几位老同学热热烈烈走进来。互相握手问候，没等落座，张淮江便问：“胖子什么时候到？”

王晓光是这顿饭的串联人，抬腕看看表：“快了，再有半个钟头差不多。”

邓朴方搞起残疾人基金会，很需要人。他跟王晓光、林延说，多找几位同学来，一起吃顿饭，聊